

## 01 上好鼻的臭臊味

張涵婷

「倚山食山，倚海食海」，澎湖四籬圍仔攏是海，所以有真濟人攏是看海咧食穿，阮阿媽就是咧賣魚的。逐工天才拍碇仔光，伊就愛騎 oo-tóo-bái 去漁港標魚恰賣魚。寒天風 siù-siù 叫，我閣咧包棉襪，伊已經出門矣，實在足辛苦的。

阮阿媽標魚恰賣魚的工夫攏真厲害，伊定定佇阮面頭前尻川翹懸懸咧臭屁。「我今仔日標魚疊人佻濟？予恁臆看覓？一籬！才一籬！有厲害無？」阿媽定定半賣半相送，而且閣袂共人食秤頭，生理好甲沖沖滾，規魚仔市的人無一个毋捌伊的。伊賣的魚百百種，熱天小管仔上濟；寒天當然是上好食的塗魷魚。

雖然我愈來愈大漢，學校的功課嘛愈來愈濟，毋過我上期待的就是放假的時陣，去魚仔市共阿媽鬥相共。我兩鞋穿咧、帽仔戴咧，遠遠就大聲喝：「阿媽，我來矣！」阿媽喙笑目笑共人紹介：「這阮孫啦！全澎湖山上古錐的。」「來喔！來喔！現流仔，逐家緊來買喔！」阿媽負責剖魚，我負責提橐仔共人客貯魚恰鬥收錢。阿媽喙焦，我提涼水予伊淋；我腹肚枵，阿媽買雞卵糕予我食。毋知啥物原因，今仔日生理特別好。逐个人攏呵佬講：「恁孫哪會遮爾仔勢。」

阿媽聽了心花開，就偷揜兩百籬予我做私奇。

我偷偷仔共恁講一个秘密，其實我真驚臭臊味。雖然魚仔市有臭臊味，拄開始我真袂慣勢，喙罨掛牢牢。後來我發現恰阿媽那賣魚那開講，其實啥物味嘛攏無鼻著。阿媽的身軀嘛定定有臭臊味，毋過我知影這是阿媽疼惜我的滋味。見擺伊若看著上鮮上肥的魚攏會先留落來，人客想欲買，伊會講：「真歹勢，這尾魚是欲留予阮孫食的，無欲賣啦！」見擺伊若下班，身軀猶未洗，就會共上鮮的魚提來阮兜，閣交代阿母一定愛煮魚湯予我食。阮兜的冰箱有滿滿滿的海產，食都食袂完。

自細漢我就食魚食到大漢，澎湖的海產予人呵佬甲會觸舌。你若是來澎湖迤迤，會記得來共阮阿媽交關喔！

### 03 種花分人挽

林焯慧<sup>1</sup>

真久以前，阮兜巷仔口有躑一个阿婆，伊生做足奇怪的，彼陣我猶細漢，心內想講這款的模樣應該是佇日本 bàng-gà<sup>2</sup>才看會著，想袂到竟然會出現佇現實的生活當中。

阿婆的頭毛白蔥蔥，消瘦閣專皺紋的面容，予人寢看著的時有一點仔驚驚。因為濟歲矣，跂骨、手骨細細肢，瘦甲賸一重皮，身軀嘛已經隱痾甲強欲變做九十度，行路著愛托拐仔。若咧俗人講話的時，頭擔擔嘛才差不多佻我平懸爾。

就算按呢，阿婆嘛是袂堪得閒，無論透早我欲去讀冊，抑是欲暗仔時放學行過巷仔口，攏會看著伊佇厝踏的花園變東變西。有時掠蟲、有時薈草，甚至閣有才調搭菜瓜棚仔。伊定定一手擲拐仔、一手提水殼仔沃水，花園不時看會著開甲嬌噹噹的花蕊和生甲 tin-tin-tong-tong 的菜瓜，三不五時閣有通送予厝邊隔壁，和阮都食有著呢！阿婆就是遮爾分張，莫怪伊佇社區裡人緣真好，久來我就袂記得拄看著伊的時彼款驚惶矣。

我對阿婆印象上深的是有一回，一个生份人經過伊的花園，鼻著一陣迷倒人的花芳味。彼个人目調那巡手那雕樹仔極，有遐久仔才去予伊 phián 著一蕊大大蕊的花，彼

就是轟動阮彼條巷仔的一樣花，叫做「五爪桃」。伊的花伶葉仔攏是青色的，外行人欲挽是真僥揣著伊，莫怪彼个人一下挽著花就歡頭喜面，也無問看花是啥人種的，無講無但越頭就做伊走！這個情景真正路見不平，氣死閒人，我和阿母看袂做得就共阿婆講：「阿婆，有人共你偷挽花呢！」想袂到阿婆無寬無緊應阮講：「煩惱伊啊！種花分人挽，哪有要緊？」

阿婆的花園佇我不知不覺的日常沓沓仔失去光彩，芳貢貢的五爪桃嘛無聲無說消失去矣。我定定會想起伊送阮的菜瓜是遐爾仔甘甜；想起伊挽一蕊五爪桃予阮紮轉來厝裡，園踎客廳芳幾若工猶毋甘擲掉；想起伊對待每一个人攏是喙笑目笑、輕聲細說，莫怪人講送花的手會留落芳味。我想阿婆伊就是遮爾有腹腸，嘛用歡喜心做藥方才會當克服身體的病疼，活甲遐爾有尊嚴，遐爾予人數念！

---

<sup>1</sup>林焯(Tsiau)慧

<sup>2</sup>閣唸做 bàng-gah/kà/kah